

本土文本



# 洗云朵的孩子

(小说)

□王晓俭

那是一个初夏的清晨，我住的空调坏了。被闷热搅醒的我翻来覆去再睡不着，只得昏昏沉沉地起床。

我是一个写手。

每天深夜，我坐在电脑前，搜寻一天里这个世界发生的奇闻逸事。我像一只嗅觉灵敏的猎犬，将明星绯闻、凶残命案、战争秘闻一网打尽，配上触目惊心的视频和图片，以迎合人们的猎奇心理和怪诞趣味，然后把这些经过整合的文章发在我的微信公众号上。完成这些，天已微亮，我才沉沉睡去。当人们陆续醒来，第一件事便是迫不及待地打开手机，浏览我的文章。而我，直睡到午夜才起床。我的每篇文章都超过2万的点击率，加上打赏，养活自己绰绰有余。

在清晨醒来，好像是我住到这里以来第一次。既然睡不着，就在院子里散散步吧！

院子篱笆墙上的牵牛花开了，粉的，紫的，蓝的，花瓣薄而褶皱，露珠在上面闪着光。见到牵牛花开，好像也是我住到这里以来第一次。

突然，我发现有一朵紫色牵牛花离开了花茎，像一簇火苗，在半空中轻轻跳跃。我确信不是风吹动了它，它是在移动。

然后，我听见了一个细细的声音，好像小提琴的弦被风拨弄了一下：“这朵朝颜不错，可以用来做吸尘器。”

难道是我产生了幻听？我有点紧张，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屏住呼吸，竖起耳朵，想证实一下我的听力没问题。

随着那朵紫色牵牛花独自的舞动，细细的声音再次传来：“下面，我得用麦秆做吸尘器的吸管了。”

我确信我没有听错！我忍不住咳嗽了一声。

他大约是被我吓着了，立即不说话了。

隔了好久，细细的声音再次出现了，他试探着问：“我……打扰你了吗？”

“这……倒没有。可是，我只听见你在说话，却看不见你。”

“你不要用眼睛看，要用心看。”

“心？心怎么看？”我瞪大眼睛。

“不要瞪眼睛，放轻松，目视前方，想象自己飘浮在空中。对……对……就这样，看到了吗？”

果然，眼前慢慢出现了一个近乎透明的小男孩。他戴着顶端尖尖的兜帽，稳稳地坐在一片叶子上。他的眼睛藏在兜帽的阴影里，看不清，只露出一小片弦月状的下巴。

“你采了我的牵牛花。”我看着他手里的那朵牵牛花说。

“可以吗？”男孩举举手，有点不好意思。

“当然可以。可是，你采牵牛花做什么呢？”我好奇地问。

男孩停顿了一下，才说：“我在做云梯。”

“云梯？”我觉得不可思议，“是消防队里的那种梯子吗？”

男孩将麦秆插在牵牛花的花萼处，反问我：“云梯之所以叫云梯，难道不是因为终点在云里吗？消防队的云梯能伸到云里吗？”

“不能。”我被他绕晕了，只能老老实实地回答。

“对呀，你们大人，把很多词原来的意思都忘了。就像牵牛花，难道不应该叫它本来的词‘朝

阳’才对吗？因为它是清晨才展开笑颜的，太阳出来后就垂下了头。难道你见过晚上盛开的朝颜吗？”

唉，他说得都有道理呢！所以，云梯，真的是终点在云里的梯子了！

男孩朝手上的牵牛花——哦，叫朝颜吧——轻轻吹一口气，朝颜便像风车一样旋转起来，四周的尘埃源源不断地被吸进花蕊里，又从插在花萼处的麦秆出来，成了长长的一条。

然后男孩将长长的灰尘掐成一截一截，很快搭出了一段梯子。

我看得入了迷，隔了好久惊叹：“真是好手艺！”

“要不要跟我上去？”男孩站在飘浮的梯子上，得意地朝我歪一歪头。

“是去云朵上吗？”我脱口而出。

“当然啦。”

我抬起脚试着踩上去，脚底猛地一坠。

“啊！”我不由尖叫起来。

“别担心，像我那样抓着上边。”

“噢！”我乖乖照他说的做。

男孩不断将麦秆吐出的灰尘往上搭梯子，无数细小的尘埃沉浮着。它看上去很柔软，踩上去却有脚踏感，抓在手里又微微发热。

爬云梯的一路上，男孩像个话痨，喋喋不休地跟我说这说那。

“如果用风车茉莉做吸尘器，会更好使。可现在花期过了。”

“哎呀，我忘了采几朵合欢花了，它是掸尘的最佳工具，不过还好，去年秋天的芦花还有两支，用它扫尘也不赖。”

玫瑰花刺刮污垢没话说，再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帮手了。”

“哎哎，你在不在听我说话呀？”

“你去云朵上，是做什么呢？”我看了看脚下，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清。

男孩一拍脑袋：“忘跟你说过了，去洗云朵呀！”

“洗云朵？”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一个奇怪的男孩。

“对呀，人接触到灰尘，会积累泥垢，会难受，浑身痒痒。云朵也一样——哎，到了！”

我抬起头，一朵灰扑扑的云就在眼前。

男孩抛出一粒苍耳，只听“喀”一声轻响，苍耳上细小的钩子将云朵与云梯钩在一起，算落了锚。

一上到云里，男孩就不说话了。他一脸严肃地忙碌起来。

他把兜帽从头上掀下来，一堆东西从帽子里掉出来。除了他说的掸尘芦花、玫瑰刺刮刀，还有虞美人水杯、莺莺听课器等等。

我终于看清了男孩的眼睛。他的眼睛又黑又亮，比最黑的夜还要黑，比最亮的星还要亮。

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比如，他来自哪儿？多大了？叫什么？看到他忙得抬不起头来，只好把无数疑问吞回肚子里。

“你们大人总喜欢寻个真相，只把所有的事物归类为可用的和不可用的。但是，那样做又有何好处呢？”男孩突然说话了，他好像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

我连忙打住自己的胡思乱想，踩着云朵，一步一陷，开始欣赏四周的风景。

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云朵在天空漂浮，有的像水车，有的像独木舟，有的像瓦罐，有的像水牛……

这时，男孩向我招手：“你来听听这朵云到底有多脏。”

他将莺莺听课器的藤蔓拉过来，示意我为云朵听诊。

我把两朵莺莺塞进自己的耳朵眼里，一瞬间，“呼！哗啦！骨碌碌！”各种奇奇怪怪的巨大的嘈杂声



传进耳朵里，一会儿炸开，一会儿消散，几乎要震破耳膜。

“吵死啦！”我立即摘下耳朵里的茑萝。

“那是肮脏的东西和云朵碰撞的声音。”男孩说。

“都是些垃圾和沙尘吗？”

“不仅仅这些，还有那些糟糕的情绪，愤怒、仇恨、嫉妒、冷漠……当这些坏东西散发出去，会聚集到云朵上，结成硬硬的痂壳，那会让云朵无法呼吸。”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每次我不愿睡觉，还有要赖发懒的时候，妈妈就面无表情地说：“你惹我不高兴，我的心就结壳了，你想挽回都没用。”

那时我很害怕，害怕妈妈的心真结壳了，她就不会爱我了。我尝试着听她的话，每天乖乖写作业，慢慢地，我感觉自己的心也结壳了。

心里的壳，会和云朵的壳一样吗？

“先将云壳浸泡软了，再铲掉，这样，云朵就不会那么疼了。”男孩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他掏出一朵酒杯形状的虞美人，倒出一些透明的液体。

“这是什么？”

“这是人类的眼泪，可以将云壳泡软。我几乎没有看到过成年人流泪，他们再累再难过，都不轻易流泪。作为大人，必须藏住眼泪，这是我后来知道的。孩子的眼泪最好收集，但他们被大人严加看管，我几乎无法靠近。所以，人类的眼泪越来越难收集了，一定要省着点用。”

眼泪滴在云壳上，很快像墨汁滴在宣纸上那样洇染开来，留下闪电般细小的裂缝。

“我们来把这些壳壳铲掉。”男孩掏出一片玫瑰刺递给我。

我用玫瑰刺沿着裂缝小心一

撬，壳壳破了，露出里面洁白柔软的云彩。

“太棒了！”男孩忙不迭用芦花在云朵上细细摩挲着，把壳壳一点点刷下来。刷着刷着，一尾银色的幼鱼从云朵里跳出来，倏忽又不见了，只留下一行湿漉漉的痕迹。

男孩告诉我，那是月亮上游来的鱼，只不过被脏东西困在云朵上了。现在，它们终于游往湖里了。

有时，又会有一只蜥蜴钻出来，探头探脑看着我。蜥蜴转一转它鼓起的眼睛，步下云梯，重回它的沙漠去了。

男孩说，那是被沙暴卷上云层的孤独者……

突然，云朵抖动起来。“快抓紧云梯，别让它飞掉了。”男孩朝我大喊。

我站立不稳，干脆趴下来，飞快地爬向云边，一下抓紧了云梯。

云朵呼呼响着，抖动的幅度越来越大，“啊——啊嚏——”它打了个大大的喷嚏，铲下的云壳一下飞出去，变成漫天星星。

又沉又重的云朵瞬时舒展开来，变得蓬松轻快。男孩拍拍手，舒了口气，对焕然一新的云朵满意地点点头。

我终于看清了云层下的田野、河流，还有远处的山谷、丛林，感觉豁然开朗、神清气爽。

“现在，我们再来听听看。”男孩说。

当我小心翼翼地戴上莺莺听课器，昆虫腿摩擦的沙沙声，风穿过森林的哗哗声，海螺面向海洋的呜咽声……那么多美妙的声音让我一时有些应接不暇。

男孩说：“这是云朵的呼吸，它可以自由轻松地呼吸了。”

我痴迷地听着，几乎要睡过去了。

## 青铜之光

(散文)

□关立春

那年，村庄拆迁。缸，成了带不走的物件。几乎每家门前都扔了缸，有人狠心砸碎了缸，尖锐的碎块，在废墟里，闪烁着青铜般的幽光。

这是它们的归宿，它们集体沉默。村庄变成城市，他们没有了立足之地。

奶奶舍不得扔下任何一口缸，但又何处安置？反复权衡，我把其中的几口“苗条的缸”带到新房子，往里倒了土，养花、种点葱。奶奶有点心疼，说，你们不知道，这些缸，买的时候有多远，真不容易啊！但在高楼大厦里，缸，又能发挥出什么作用呢？和被砸碎相比，算是暂时保住了它们的命。

在缸的阵容里，有“肥硕大

汉”，可以装进几个成年人；也有“苗条淑女”，两只拳头就可塞满。腌蒜、豆腐乳，用得着。家中有缸，日子踏实着。

小时候，一清早，父亲总是从村前池塘担水回家，把水缸灌满，洗衣、淘米、做饭，一天的洗洗刷刷，靠着这缸水。

谷雨后，雨水多起来。屋檐下的那口缸，身材颀长，奶奶用它来接“天水”，她不喝河水，只喝“天水”。

那时没有茶叶，奶奶用豁口的小缸，种几棵藿香和佩兰。夏天，藿香和佩兰长得茁壮，结出黑色的籽儿，奶奶小心保存着，来年春，撒在缸里，一茬茬冒嫩芽。天气晴朗的日子，奶奶摘下藿香和佩兰的叶子，置烈日下暴晒，蒸发出水分，晒干

了，保存好，到冬天，也能喝上藿香茶，沁人心脾。

腌菜时，父亲穿上雨靴，踩那些被腌得死去活来的大青菜，嘎吱嘎吱的声音，一直延续到冬月。腌菜出卤后，腌菜缸就成了宝库，时不时地掏点腌菜心，菜油拌了吃，下饭得很。待缸里卤水倒掉，洗净、晾干，咸菜晒干塞里面，咸肉也藏在里面，储存一夏，也不会变质。

缸，周身青铜色的光泽，像是隐藏在村子里，一个个执拗的符号。它当然是烧制而成，但是它一定还有一个精神源头，只和祖祖辈辈生活在村子里的人有关。站在一口缸面前，熟悉它的人，和它对话，能听出它要说什么。拍拍缸，摸摸缸，或者，对着一口空空如也的缸，没来由地吼一声，有遥远的回音，从满身青

铜里传出，余音袅袅。

村庄早已离去，缸的种种故事，已经成为前尘往事。

过去家里装米的那口缸，大概半米高，上面描着数朵牡丹，精工细作，一笔一画，了分明。奶奶说，这口缸是老祖宗留下。取米时，她都亲力而为，怕我们碰坏了缸。有一年，来了个收旧货的货郎，一眼看中这口缸，愿出50元收购，那时50元，是笔巨款，奶奶没舍得卖。

许多年过去，几十口缸，也就只留下了奶奶视若珍宝的牡丹缸，放在客厅里不协调，我用毛线给它织了一个“外衣”，再插上一大把干树枝，像个装饰品。

白天，灿烂的阳光射进来，从毛线的缝隙里，它依然闪烁着，青铜的光泽。



## 江海新韵

(组诗)

□刘白

一夜春风  
千树万树梨花开  
只有经历冰雪严寒  
花瓣才生得如此白

这些晃眼的白啊  
与春风有关  
也与乡愁有关  
这些白  
在故乡等一个人  
一年又一年  
从未错过花期

乡愁是永远的暗疾  
梨花是不可替代的解药  
那个远离故乡的人啊  
得拥有多少梨花  
才能  
将乡愁覆盖

谷雨  
洒向大地的  
都是恩情  
麦苗说一遍  
油菜花复述一遍  
一年的好光景  
都在欲雨未雨时

从今天开始  
杨花落  
子规啼  
勤劳的燕子  
再一次呢喃  
将巢穴贴近屋檐  
贴近妈妈的小欢喜

洒向大地的  
都是希望  
从今天开始  
争先恐后  
万物生长

春天的分行  
请允许我以东风的名义  
将桃花还给春天  
请允许我以细雨的名义  
将鹧鸪还给三月  
请允许我以拔节的名义  
将新笋还给竹林

还有些故事还没有发生  
离离原上草  
还没有  
绿到可以作调色板  
在奔赴春天的路上  
萍水相逢的人  
纷纷拿出信物互赠

草原遭遇幸福很突然  
头羊使命重大  
涉水而来的虫草  
有时是虫，有时是草  
珍贵无比，  
可观赏，可入药  
唯独因为这种植物  
我找不到归还的途径  
也找不到带走的名义

小满  
最好的总在途中  
比如此刻的雨水和麦粒  
用雨水和麦粒  
丈量光阴的人  
身着蓑衣也行进在途中

离饱满还有一段距离呢  
唯一能做的便是听雨  
河水忽涨忽落  
胎记在船腹忽隐忽现